

从《喜福会》看女性枷锁的传递及女性反抗

郑青青 郑灵珍

(浙江中医药大学滨江学院 浙江 杭州 311400)

【摘要】《喜福会》讲述了四对美籍华裔母女的故事,本文通过对小说中林多母女三代枷锁传递的分析,探讨造成枷锁传递的原因。同时,本文还进一步对当代女性枷锁进行研究,使女性更加了解自己手上无形的枷锁,以便挣脱枷锁,实现自我的真正解放,这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有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女性枷锁;枷锁传递;女性反抗;解放

【DOI】10.12252/j.issn.2096-6288.2020.07.1719

1. 引言

中国女性的发展历程是漫长的,旧社会下的中国女性在封建礼教的压迫下被禁锢着思想,女性从未摆脱封建礼教的枷锁。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中国女性逐渐在封建礼教的压迫下觉醒,女性争取社会地位的呼声越来越高,社会对此也愈加重视。时至今日,当代女性已基本获得了与男性同等的地位与权利,但是时代的巨大变化并没有带走那些捆绑在女性身上的束缚,很多女性仍然受传统思想的禁锢,当代女性并没有实现真正的解放。本文研究了《喜福会》中的女性枷锁的传递,阐述了当代女性的枷锁并分析了原因。在一个思想自由的时代,女性手上沉重的枷锁是可以逐渐解开的,阻断枷锁的传递,实现女性的真正解放是女性发展的最终目标。

2. 女性枷锁的传递

2.1 背景知识介绍

谭恩美是一位著名美籍华裔作家,作品《喜福会》让谭恩美成为美籍华裔作家的新星。并且这部作品于1989年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连续9个月上榜^[1]。

《喜福会》这部作品主要讲述了四位不同出身,不同性格,命运多舛的中国女性移民美国旧金山的故事以及她们各自在美国出生、成长的女儿的生活经历。四对母女的不同的生活经历展现了母女两代人之间的矛盾,而矛盾起源于移民后产生的不同文化认同,两代人艰难地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中生存,但最终找到了归属。《喜福会》发生在19世纪50年代,此时的中国正处于封建,落后的时期,移居美国的四位母亲出生于旧时代的中国,封建传统思想仍然是当时社会的主流,在四位中国女性中可以看出女性深受思想上的束缚,而这样的束缚就如一把枷锁将女性牢牢锁住。旧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但枷锁仍在传递,新的时代需要崭新的女性力量,代代相传的应该是女性的反抗精神,而不是沉重的枷锁。

2.2 林多母女三代的枷锁传递

2.2.1 林多与母亲间的枷锁传递

《喜福会》中的林多是深受封建社会毒害的旧社会女子,即使是五岁的林多也逃不过封建社会的迫害。林多的母亲将她卖给了黄家,从此,五岁的林多就预见了自己的未来,她的命运就是做黄家的童养媳,或许对于黄家来说林多只是用来传宗接代的工具。在封建社会时期,大多数女性的命运都是如此,她们充当着社会的附属品或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女性毫无社会地位可言。林多的母亲深受封建旧社会思想的束缚,是典型的封建旧社会的传统女性,她早已被封建思想所麻痹。封建的传统思想如一把枷锁牢牢地安在她手上,她不敢动弹更不敢反抗。林多的母亲已是旧时代的受害者,然而她并没有就此放过自己的女儿,她将女儿作为私人财产卖给了黄家,包办了女儿的婚姻,林多的命运就这样被安排了。林多母亲的掌控犹如一把无形的枷锁,她亲手将枷锁安在了林多手上。

2.2.2 林多与女儿间的枷锁传递

林多十五岁嫁入黄家,当她迈进黄家大门的那一刻,她一生的命运就掌握在了黄家手中,等待她的是素未谋面的丈夫和一座牢笼。林多的反抗精神体现在她不甘心这样的命运安排,最终冲出了牢笼,获得了一张远赴上海的车票,林多的命运就此改变了。后来,林多移居美国重建家庭,有了自己的女儿维奥丽,维奥丽出生于美国,接受美国主流思想,崇尚自由,而林多却设法掌控她。维奥丽从小就是象棋高手,参加比赛夺得冠军后林多却以此作为炫耀的资本,到处炫耀,维奥丽十分反感,她认为夺得冠军是自己的事,与母亲无关。长大后的维奥丽依然没有摆脱林多的控制,第一次婚姻,她依顺母亲嫁给了华人但这段婚姻以失败告终。当维奥丽和美国男友交往时,林多想尽办法逼迫女儿妥协想重新获得对女儿的掌控。林多就像当年自己的母亲一样将女儿异化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林多过去的经历和她对命运的反抗并没有让她真正觉醒,她对女儿的掌控犹如一把无形的枷锁,她亲手将枷锁安在了维奥丽手上。维奥丽一直在母亲的掌控中反抗但最终仍以妥协告终,努力挣脱枷锁却始终是徒劳。过去林多的母亲向林多安上了枷锁,如今林多又向女儿安上了枷锁。林多母女三代的枷锁传递了一代又一代,也迫害了一代又一代。

2.3 当代女性的枷锁传递

2.3.1 社会传递给女性的枷锁

当代社会对女性存在一种刻板的偏见,社会对女性的偏见在职场上就可以明显看出,比如在短时间内有结婚或生育计划的女性面临失业的风险会大大提升,甚至一些岗位在招聘时有明确的性别要求。“性别歧视使女性就业形势与男性相比更为严峻,性别歧视并没有因时间的推移而消除”^[2]。除此之外性别偏见渗透在各个方面,比如在教育中,大家普遍认为女性的智商低于男性。近年来,面对频繁出现的性侵犯案件,网络上会有不少声音去指责受害者,认为受害女性穿着暴露才是造成事故发生根源。在这样一个空前进步的现代社会中,社会对女性的偏见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但却狂妄地存在着。社会对女性的偏见是一把无形的枷锁,传递给一代代女性。

2.3.2 家庭传递给女性的枷锁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当代女性的地位得到史无前例的提高,但是女性看似平等自由的背后却隐藏着家庭对女性的捆绑。捆绑式教育对每个年龄阶段的女性都有不同的要求,比如女性到了某个年龄阶段就被要求结婚,生子。当代家庭习惯以

爱的名义来绑架女性,家庭对女性的捆绑是一把无形的枷锁。当代家庭从未解放女性,这把沉重的枷锁也从未停止传递。

3. 枷锁传递的原因

3.1 封建传统思想对女性安上的枷锁

在中国,男尊女卑的思想贯穿悠久的历史长河,无数女性受到封建传统思想的戕害。《喜福会》中,林多是受传统封建思想迫害的女性代表。林多自幼被母亲卖给黄家做童养媳,从小就被灌输三从四德的思想观念,嫁入黄家后更是受困于封建礼教之中。不同的是,林多比一般的女性更加勇敢,凭着这份勇敢冲破了封建的围城获得了自由。新中国成立后,女性的社会参与度越来越高,从此女性的地位才彻底改变了,但时代依然残留着封建的传统思想,过去社会对女性灌输的封建思想早已麻痹了女性,上千年的禁锢,也早已让女性变得千疮百孔。无论时代如何变更,在封建传统思想的毒害下社会对女性的刻板印象早已成为人们心中的烙印。封建传统思想的残留是导致枷锁传递的部分原因。

3.2 女性对自己安上的枷锁

当代社会是一个男女平等的社会,女性不再受到男权的过多牵制,但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思想深入人心,女性慢慢走上自我禁锢的道路。女性的自我禁锢来源于对社会、家庭、命运的服从。《喜福会》中林多的女儿维奥丽从小就被强势的母亲操控着,她的生活永远是被安排,她不断地反抗却也在不断地服从。无论是小时候的象棋事件还是长大后的恋爱婚姻,维奥丽始终在母亲的冷战中妥协,永远活在母亲的眼光下。安梅的女儿许露丝原本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优秀女性,在遇见泰德嫁入豪门后彻底地改变了,露丝将丈夫摆在生活的中心,服从于家庭。然而这样的服从让露丝失去了自我,自己的改变与泰德的疏远最终将这段婚姻画上了句号。在《喜福会》这部小说中,谭恩美刻画的人物普遍具有服从的特性,而这种特性是女性所共有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女性总是在服从中禁锢自己,给自己安上了沉重的枷锁,女性的自我禁锢也是造成枷锁传递的原因。

4. 女性如何反抗挣脱枷锁

4.1 对家庭捆绑的反抗

随着家庭的发展与演变,当代女性的能力越来越强,责任也越来越大,因此女性受家庭的牵制也越来越多。家庭女性扮演多种角色,每一个角色的背后都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女性在家庭中需要扮演一个好女儿的角色,《喜福会》中的维奥丽努力成为一个好女儿,为讨母亲的欢心,她甚至连婚姻都顺从母亲。在吴素媛眼里,好女儿就是无条件地服从母亲的要求。当代家庭对好女儿的追求与《喜福会》中的母亲一样,顺从是一个好女儿的基本要求。女性从女孩成长为女人,在这条成长路上女性被不断教育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家庭对女性实施了道德绑架。一个家庭的存在需要每一个成员共同努力,而不是靠女性放下自我牺牲自我而建立。女性应该拥有独立的人格,对家庭的捆绑奋起反抗,这是女性走向解放迈出的成功一步。女性唯有反抗与斗争才能挣脱枷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解放。

4.2 对社会捆绑的反抗

社会对女性完美形象的追求捆绑了女性。随着女性社会参与度的提高,社会对女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甚至可以说是苛刻。比如女性总是被要求做到家庭与事业兼顾,社会低估全职太太的价值又将职业女性视为不合格的母亲。社会往往将“上有老,下有小”的重担压在女性身上。^[3]种种对女性的不合理要求都是社会对女性的捆绑,社会对女性的刻板成见需要被打破,女性要勇于对社会的捆绑进行反抗。

4.3 对自我捆绑的反抗

除了来自家庭和社会对女性的捆绑之外,还有女性的自我捆绑。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的捆绑都不会成为女性解放路上最大的障碍,女性最大的障碍是无法解向自己安上的枷锁。就像《喜福会》中的女儿们,当代女性总是努力让自己变成家庭中完美的女儿,妻子,母亲,也努力让自己达到社会对女性的完美要求,但这实际上是一场以追求完美为名义的自我绑架。自我解放需要女性成为一个具有思辨能力的女性,而不是对家庭、社会的无条件服从。而当代女性的自我捆绑仍需自己解开。

5. 总结

对《喜福会》中林多母女枷锁的传递的分析可知女性的枷锁是具有传递性的,当代女性的枷锁是社会和家庭所传递的。无论是小说还是现实中枷锁的传递,造成枷锁传递的原因主要是传统封建思想对女性的束缚及女性的服从。女性的枷锁仍在传递,唯有女性的觉醒反抗才能消除对女性悄无声息的迫害,女性的努力终将阻断枷锁的传递,打开枷锁,实现女性真正的解放。

参考文献

[1]于秀娟.反东方主义面具后的东方主义——谭恩美作品叙事模式分析[D].天津:南开大学,2009-05-01.

[2]云卉.中国女性就业性别歧视研究[D].哈尔滨工程大学,2007.

[3]贺丹.女性发展和家庭友好型社会建设[J].人口与健康,2019(10):6-7.